

HEI BAI
ZHI
DAO

●
胡
廷
楣

黑白之道

名人围棋访谈录



上海文化出版社

名人围棋访谈录

黑白之道

胡廷楣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4 号

责任编辑: 吴金海

封面设计: 张安朴

插图: 郑辛遥

黑白之道

——名人围棋访谈录

胡廷楣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6 插页 2 字数 266,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80511-572-9/G·152 定价: 6.80 元

序

陈祖德

胡廷楣同志最初和我说到他要写这本书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下了一个高着。如今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围棋书，可在此之前就没人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这好比有人下出一着好棋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噢，原来应当下在这里！

如今有千千万万的围棋爱好者陶醉在那诱人的黑白世界中。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围棋？又有多少人能很好地回答呢？有的人说那是你包围我，我包围你；又有的人说看谁占的地盘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趣味浓厚的娱乐；又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激烈的智力竞技；有人说这是一个体育项目；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门艺术；还有人说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等等等等。围棋的雅号也有那么一大堆：手谈、坐隐、黑白、纹枰、方圆、烂柯、乌鹭和弈等等。围棋究竟是什么？多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又是多么不简单的问题。

当今社会，人们的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烈。竞技项目的胜负自然也越来越被重视。在本书中我是作为一个棋手来回答问题的。一个棋手，一旦在棋盘旁坐下，往往全部注意力自然都倾注在棋盘上，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赢棋。然而如果让我作为一个棋类工作者来回答问题，我就不会先

谈胜负。胜负只是围棋的一个内容，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而围棋在胜负外的内容较之胜负本身要多得多。

本书的作者不但采访了不少具代表性的棋手、围棋工作者，还采访了一些非围棋界然而又挚爱着围棋的学者专家。各个不同的人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用各个不同的思维方法畅谈，由围棋及人生及文化。由于是访谈，是畅所欲言，尤其还有圈外人的不拘一格的自由谈，自然有些见解不同，以至相互矛盾。这种“自说自话”更能引起读者们的兴趣，启发读者的思考。本书将围棋放到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背景中思考，使读者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境界来理解围棋、认识围棋。

也许，是记者这个职业使胡廷楣同志率先设想而且完成了这本以专访为主体的书。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所限，作者未能采访海外人士、各国棋手。如果能听到吴清源、藤泽秀行、安永一、林海峰、曹薰铉、金庸、沈君山和日本文化界人士江崎诚致等人的声音，那这本书将会更丰富、更充实。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高兴作者下了一着妙棋。

目 录

序.....	陈祖德
--------	-----

论者篇

漫评棋风——访华以刚.....	1
东亚三国争雄——访王汝南.....	18
棋风与棋手——访罗建文.....	29
时代波澜与棋风变迁——访程晓流.....	44
棋史钩沉——访赵之云.....	63
棋艺的传播——访沈果孙.....	88
奇想翩翩——访曹志林.....	106
棋理辩证观——访邱鑫.....	124

观者篇

中国文化的象征——访章秋农.....	140
围棋·文学·人生——访严文井.....	156
数与棋——访吴文俊.....	179
“最佳观棋者”——访郝克强.....	192
黑白子与车马炮同中有异——访胡荣华.....	208
东方之道与西方之道——访林塔.....	221

云子及其他——访范玖林·····	236
------------------	-----

弈者篇

胜利对于棋手意义——访陈祖德·····	248
人的境界和棋的升华——访聂卫平·····	268
“三十六计”和“潇洒飘逸”——访马晓春·····	285
“力量”源自内心——访刘小光·····	302
棋韵自品——访曹大元、杨晖·····	314
苦之禅——访钱宇平·····	331
棋的计算与电脑的计算——访俞斌·····	342
棋手之初——访邱百瑞、谢裕国·····	357
棋迷大观——访朱唯力·····	374

后 记·····	390
----------	-----



漫评棋风

——访华以刚

华以刚 生于1949年

中国围棋队领队

围棋八段棋手

一见到华以刚，心里便想发笑。因为我第一次采访围棋，就在他那儿丢了丑。

那是1987年冬，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进入最后阶段，山城宏一路连胜，马晓春上台攻擂。华以刚在东京接我的电话：“山城这一局走了三个目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下棋，是否了解‘目外’是什么……”我恰好什么都不知道。华以刚稍稍停了会儿，便讲起了棋局。我惊讶极了，他说的每一句我全懂了，而且非常顺利地写出了稿子。但他在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我难忘：“如果你以后还要采访围棋，得看点书，下点功夫啊！”

我相信他的话，很用心地读了几本棋书。在重大比赛时，却不由自主地找他做“拐杖”，说真的，大多数写棋的体育记者，还离不开高段棋手。华以刚的功夫很像“万能博士”，不管什么水平的记者去找他，他为你讲棋，都能胜任愉快。有时往报社发稿，署上自己的名字时，很有点不安，因为其中大多是华以刚的思路。

他自称是“上海的北京人”，有人称他是“围棋队里的学者”。这两个称呼都不错。华以刚自六十年代赴京集训，户口在北京已近三十年了。除一口难改的南方口音，几乎“北京化”了。他喜欢看书，喜欢与人研谈。这使他所知甚多，谈锋机敏。深刻但又不失幽默，豪放而又有度。听他在电视里讲棋，看他撰写的棋评，都有特别的味道。

华以刚在棋坛征战三十多年。代表上海市出战全国男子团体赛，有“铁壁二台”之称，1977至1979年，曾创造三十一胜一和的不败纪录。对日战绩引人注目。《围棋词典》称他“棋风豪放华丽、构思新颖”。

华以刚又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教练。少年时的钱宇平曾有许多年靠华以刚这“上海老大哥”扶掖。去棋队好几次，常见两人守在一个棋盘前拆棋。然令人惊奇的是，钱宇平与华以刚的棋风相去甚远。

评述世界棋风，见多识广的华以刚当是理想人选。

胡：请允许我直率地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采访，围棋是什么？

华：在我想来，围棋是争胜负的艺术。

但是，我记得吴清源曾经说过，围棋这东西，应该两人下

几十步棋，探讨探讨，研究研究，这就是所谓“手谈”吧？不过，一些专业棋手，对吴老先生的讲法，还有一些疑问。有人说，这话大概只有吴先生才有资格来说。因为吴清源是胜负场上的强者，以非凡的气势，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是“十番棋”之王，将当时名手尽数打败。他自己也认为顶尖棋手进行“十番棋”比赛，这种形式，较之如今每年一次冠军赛的新闻战，要残酷得多。因而，吴清源的成就，已经被举世公认。同样的话如果不由吴清源而由别人来说，世人会怎么想？还不是会说，“棋子下不过别人，想出这种歪道理来。”所以，我认为围棋究竟是什么，确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胡：你如何评价当代围棋发展的水平？

华：近代，从围棋艺术的提高来说，贡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所以就会有“中国是围棋的生母，日本是围棋的养母”的说法。就从日本来说，围棋流行了几百年之后，到现在处于全盛时期。著名棋手大竹英雄曾说过，现在这一批棋手，不管是日本、中国，还是韩国的，都是有棋手以来，最最幸福的一代。

我认为，这话是非常正确的。只要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古代有“棋待诏”的职位，所谓“待诏”，还不就是陪人下棋？远的不说，近代与段祺瑞下棋的门客，相当谨慎，该打不打，该杀不杀，由于门客的身份所限，怎么能下出真招法来拼命呢？棋手当时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这是十分悲惨的事情。而现在，棋手受到大家这样的欢迎，这可真是前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胡：以东亚为中心的几个民族，对棋都十分关心。

华：是的。就拿我国来说，回顾历史，就可以注意到中国

人是十分重文的。“五大三粗”，本事再大，似乎在历史上就不受欣赏。而动脑的，聪明的，不仅在历史上流传下许多佳话，而且在当代，在智力的比赛中超过了国外的同行，一样也受到看重。围棋下得好，又进入了国际比赛行列，确实不一样。近年来，中国掀起的围棋热，就与中国人重文这个传统有关。

胡：围棋发展到了今天，正如你所说，是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不知道能用什么语言来描绘这个棋类的世界，你是否能从万紫千红的棋风着手，给我们大致描绘一个轮廓？

华：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不过，尽管我在围棋界呆了那么多年，但一直也没想清楚。由一个棋手来分析棋风，似乎有点不妥当。比如说坂田荣男，一般认为他的棋风攻杀凌厉，但是，你抽出某几盘棋看，可能不是这样的。倒不如从整个棋坛着眼，通过不同的流派风格，来谈点自己的想法，或许更好一点。

就我所见到的棋，一部分人是现实派，是重视实地的，另一些人是浪漫派，这些人所重视的是“将来的希望”，用日语说，就是“将来性”。好比人到银行里去，有人立即取了现钞，而有人喜欢拿支票。

胡：你能举些代表人物吗？

华：就日本棋手而言，现实派的代表，可以首推木谷实。他年轻的时候，研究新布局，可以说是浪漫派。后来彻底地转向实地，成了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现实派。一代大师吴清源的棋风，在后期称霸棋坛时，也是比较现实的。

相对地说，大家熟知的武宫正树，是比较浪漫的。藤泽秀行的棋，也是比较偏于浪漫。

我在这里用了诸如“可以说”、“比较”、“偏于”之类的字

眼,是因为棋风是不能划到底的。武宫浪漫,一盘棋中不能一直浪漫下去,一盘棋到最后,毕竟是要数子、点目的。大模样到最后还是要拦成空的。所以从本质上看,专业棋手没有不喜欢实空的。下了那么多年棋,怎么会不知道空是好的呢?关键是为了得到空,通过什么手段。所谓棋风,说实了,无非就是这东西。

在棋手中,比较典型的现实派是小林光一。他的原则是“看清了就下”,不管以往的定式、棋理、“祖训”,不去管它们,觉得好就去下,看到可以赢了,棋谱上说不能下的“愚形三角”之类,都可以下,给别人“提朵花”也不要紧。只要还是你赢棋,你就往下下。小林光一真可以说是“现实到家”了。

胡:人们更多地从胜负去了解小林光一,不知道棋界对他这种风格有什么评价没有?

华:“美学的大竹”就有过评论。浪漫派的大竹英雄认为棋形要美,认为棋形美了自然就有空。他曾评价小林光一的棋,“即使小林是棋圣,再过一百万年,这样的棋我也不走。”也就是说即使能赢棋,他也不会采用那种棋形不美的棋。(一说是藤泽秀行所言)

大凡浪漫派,都是艺术派;而现实派,都是胜负派。坂田荣男等也是胜负派,这些棋手一般先将空捞足,然后再在对手的大空中打主意,能赢棋就完事。现实派才不在乎人家如何评价他们呢!而大竹这类棋手,所讲究的是棋谱要干净,棋谱要有棋谱的美,下到一定的时候,感到已经输定了就投了。我印象中,大竹英雄有一盘与石田芳夫胜负很重的棋,是七番胜负中的一盘关键的棋。本来大竹一直优势,石田芳夫一点点追,追到后来,大竹预计到最后的局势,干脆把棋投了,中盘认

输。其实，这时离收完最后一枚官子，起码还有五十步棋。我找了一位棋艺相当的同伴，花三刻钟摆一下，对了，大竹输半目。为什么大竹不再下下去呢？因为大竹感到，再下下去，美就被破坏了。

中国棋手马晓春也是如此，庆祝中日友好围棋会馆开张，下每子三十秒的快棋时，他的对手是加藤正夫，马晓春的感觉，是那盘棋自己一直好一些，但突然被加藤刮掉两目棋，此时，棋盘上还有许多小官子，但马晓春已经判断自己输了半目，立刻就认输了。

许多业余棋手不理解专业棋手的心态，说是再走下去，或许还有机会，其实，专业棋手水平到此境界，已经全部看清了。他追求美，不愿破坏棋局的美的境界。还有人对第一届中日擂台赛上，钱宇平对小林光一那局，投子认输感到非常可惜，作为专业棋手，会觉得一点也不可惜。因为钱宇平想吃小林光一的棋，结果被小林光一反吃，从逻辑上说，投子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事后研究，小林为了吃这块不够大的棋，还要收气吃，在收气吃的时候，钱宇平七零八落，可以有很多收获。这种情况，大致是平时生活中先丢了个皮包，又意外地捡回个皮夹，塞翁失马之类。不单是钱宇平不会这样去想，别的棋手也不会这样想下去。

我这里顺便说到这一点，便于大家理解专业棋手。

胡：你从“投子”这个角度刻划了不同风格棋手的不同表现，很类似作家写小说时所运用的“细节描写”。不知道还有别的角度吗？

华：有啊，“气合”与冷静就是。“气合”是日语，一般可以译成“不甘示弱”，或者“心情上也要这样”。“气合”这个词来

自相扑，两个选手啊地大喊一声，互相扭在一起，互相在使力，气“屏”住了，不就是“气合”了么？

下棋人有时也像相扑一样，看到对手凶狠的招法，也“冲”上去“气合”。要与你搏斗个明白。大凡浪漫派的人，因为在追求一种完美，甚至在追求棋盘以外的完美，所以一般来说，“气合”较强。不肯让，认为退让了就不叫棋了。而冷静的人，只为赢棋。采取的是相当现实的态度：“我不‘气合’就可以赢你的棋，我就不‘气合’。”

胡：冷静似乎有点像中国的儒家？

华：“气合”更有点日本的武士道思想吧。不管输赢，先与你搏过，实在不行，我就“剖腹”了，似乎很简单。我感到，气合与浪漫，总有点天然的缘份。冷静和现实，又总是比较接近。

在棋中，时常又有“定型”和“不定型”的分野。这似乎是个技术问题，日本人经常有这方面的评论。大凡现实的人，一般很早就定型了。石田芳夫，就是很典型的定型的棋风。而藤泽秀行、大竹英雄、武宫正树等，都是“寄希望于将来”，想保留变化的。

比如说著名的“大雪崩”定式，棋盘上几乎走掉了四分之一，喜欢定型的人，感到这样下很不错，两面都下。而不喜欢定型的人，就两面都不下。原因似乎很简单：我这样高水平的人照谱去背，我的棋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作为现代流行的趋向，“大雪崩”就下得少了，人家一托，就外面一扳算数。把整个定式下全，大家会感到很腻，等于天天吃一样的饭，再好的东西也烦了，有一种厌倦的情绪。但实际上从内在合理性看，定型是很正确的。

以当今中日顶尖棋手比较。小林光一是那种喜欢定型的

棋风，而聂卫平，小时候定型比较早，现在相对看，比较重视变化，定型晚。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去观察定型和不定型的问题。有的棋手很喜欢用相似的布局，有的人则喜欢求变。欢喜相同布局的人，就会弄出诸如“小林流”这样的模式来，因为他老是这么下。

胡：武宫呢？武宫不也是喜欢以“三连星”开局吗？

华：不。“武宫三连星”的变化比“小林流”要多。小林是每次都这样下，而武宫每次“三连星”，实际上都有所变化。

我听陈祖德说过，下棋么，为了赢，总是下熟悉的东西好。下一样的东西总是好，总是越下越熟的。这道理是说得通的，但有些人对“言必称希腊”头也会晕的。没有变化，没有创造性那怎么行？我听一些造诣很高的乐师说过，一些传统的音乐，特别是用来练习的音乐不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代生活这样丰富多彩。这些音乐缺少变化，怎么可以老是这样呢？人对它的味道不是要腻掉的吗？所以只能用来练习。浪漫派中藤泽秀行对棋的追求你也知道，尽管他老是醉醺醺的，却一直没有停止对棋的研究，甚至半夜里打电话把别人喊醒，为了证实一种新的下法。与年轻棋手开了个研究会。我与日本棋院一些秘书有些接触，我说藤泽不错，对晚辈关心备至。但对方却回答，固然不错，但藤泽也通过研究会向晚辈学棋啊！他正是盯着看，看晚辈有什么东西！

顺便说一下，在棋上的进取，并不是唯浪漫派所独有，最近中日名人交锋，闭幕式上，小林光一问我：“中国有个刘菁，今天是否在场？我已认识了常昊，我还未见识刘菁呢？”我一下子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小林光一这样等级的棋手，看你刘

譬，这正是站在高山顶上，看山脚下的一块小石子。

胡：或许他在想，“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华：这种精神怎么不叫人感动？夺冠容易保冠难，他站在“保冠”的立场上，还在注意更晚一辈的棋手！他已将中国青少年看成未来的敌手了，尽管不看棋，也要先认识他的脸，看看他是怎样的人，他无非就是这样一种心境。从这点上说，咱们棋手的世界真是太小，中国出了个天才，立刻就引起注意了。当然，坂田荣男这样的棋手可能不大会理会的。我还记得石井邦生在七段时，一次比赛，正与坂田荣男并排坐着下棋，那次坂田可能是屈尊了，棋没能打上更高的轮次，在座位上挤了点儿。坂田不时往边上棋盘瞄瞄，一看，就问石井：“你叫什么名字？你的棋下得不错么！”石井后来就把这一段轶事写出来，评论说：“可见我在当时是何等的无名，下到七段，坂田先生还不认识我。”你看，小林光一与坂田荣男不是正好成对照吗？坂田荣男一身傲气，到中国下棋，穿着拖鞋，拎着相机，满场飞，给人拍照片，一盘棋只下半个小时。而小林光一，是出奇的兢兢业业，一盘棋下八九个小时，不管对手是谁。等他下完棋才说：“我是代表日本的，我今天压力很大。”一点也没有不认真的地方，人不一样。

不过，我将坂田荣男与小林光一的性格进行比照，并不是讲棋风，大体而论，他们还是同属于“现实派”的。人的性格与棋风，还有很微妙的地方。

胡：“棋如其人”，不是一直这么说吗？

华：讲是这么讲，但是因为泛泛而论，可能讲不出什么道道来，真的到“棋如其人”，还要首先棋到一定的水平，“臭棋”大概没有资格说。如果一个大哲学家来下棋，他脑子十分清

楚，十分明白，但是你总不能判断说他的棋有风格。哲学家，不管棋下对还是下错，脑子清爽是没问题的，不然不能成为哲学“家”。但就他这盘棋，你评论他“棋如其人”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因为他还不算入流。因此，“棋如其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受到相当的限制了。

如果评论著名棋手，比如现实派，你看他的棋，精于计算，并不张狂，料想做人也是严谨非凡的。但是现实派是否个个都是谦谦君子？我想未必，举例可以举一大堆，比如刚才所说的坂田荣男就再明显不过了。又比如浪漫派，是否为人就是不拘一格，放浪形骸，你我吃喝不分呢？也不见得。在棋上浪漫，而在生活中财迷得不得了，也大有人在。如果为人正派的，那么就非得下一手老实棋？总得在棋中运用智慧吧，当然我还不用“狡黠”这样带贬义的词。下棋，从褒义上来说，是“斗智”，如果从贬义来看，岂不是下棋人都在“勾心斗角”？历史上有人这样说过。孔夫子对下棋也没有特别好的印象，他说你吃饱了饭，坐在那儿，没事儿干，那还是下下棋好，总比无所用心强。而实际上，爱下棋的人未必就是无所事事的人。

所以，对“棋如其人”，棋风与性格的关系究竟如何，我暂时还要想一想。

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关系。有时候一套可真套对了。有的人生性倔强，他的棋会是气很足，硬撑，被他撑过，棋就赢了。当然，我这里没有对棋风本身褒贬的意思，一方面这种褒贬不科学，另一方面，也伤人。

胡：不同的棋风在棋盘上还有怎样的表现？

华：我们不妨顺便说说棋形吧。日文中所说“本筋”，本，也就是真正的东西。筋，就是手筋。一般来说，小林光一这样